



Chapaev

夏伯阳

(苏) 富尔曼诺夫◎著 谷广松◎译



(全译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夏伯阳

(苏) 富尔曼诺夫 著

谷广松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伯阳 / (苏) 富尔曼诺夫著; 谷广松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500-0961-5

I. ①夏… II. ①富… ②谷… III. ①长篇小说—
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4728 号

XIABOYANG

夏伯阳

(苏)富尔曼诺夫 著 谷广松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总 策 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 云
美术编辑 松 雪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0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961-5
定 价 29.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12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夏伯阳》这部前苏联优秀小说被介绍入中国已经有六十多年了，传奇英雄夏伯阳的事迹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这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一部传记式的小说。一九一九年，为了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外国干涉势力扶持原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邓尼金等人从四面合围莫斯科。在这危急时刻，夏伯阳所率领的第二十五师总是出现在最危急的战场上，杀得敌人闻风丧胆。夏伯阳也成为广大人民所传诵的传奇英雄，每个普通战士、农民都以能与夏伯阳交谈一句或见上一面为荣。

农民出身的夏伯阳多谋善断、经验丰富，但他身上也残留着许多游击习气：在党的政策上，他有时不能深刻领会。例如他曾主张“要将一百头牛平均分给一百个农民”；认为所有的哥萨克人都是敌人；在指导作战中，他有时显得过于自信。但是，瑕不掩瑜，夏伯阳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广大劳苦大众是无限忠诚的——而且，也正是作者将夏伯阳真实地刻画成一个具有缺点的英雄，才使得读者更觉得他的可敬与可爱。

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红军政委克雷奇科夫的形象，工人出身的克雷奇科夫是带着怀疑、尊敬的复杂心情来到夏伯阳师部。他凭借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与灵活的工作方法很快获得了夏伯阳的尊重。在克雷奇科夫及其他政工人员的帮助下，夏伯阳及夏伯阳师的全体指战员很快成长起来，成为一支有觉悟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在夏伯阳不幸牺牲后，依然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继续战斗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第一线。

《夏伯阳》的作者富尔曼诺夫（1891 年—1926 年）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喜爱文学，深受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作品的影响。一九一二年，富尔曼诺夫考入莫斯科大学，后投笔从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八年，在伊万诺夫-沃兹涅辛斯克一家工厂工作的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了革命生涯。一九一九年，富尔曼诺夫奉命担任红军第二十五师的政委，与夏伯阳并肩战斗，《夏伯阳》这部小说就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一九二一年，富尔曼诺夫调任莫斯科国家出版局，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一九二一年——一九二六年，他先后创作了两部中篇小说与两部长篇小说。其中《夏伯阳》是他的代表作。

苏联虽然解体了，但《夏伯阳》这部小说及夏伯阳本人所具有的英雄主义气概却永远不会消逝的！

二〇一四年四月

题 记

本书成稿付梓之即，俄罗斯《莫斯科新闻周报》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真正的夏伯阳》为题登载了采访夏伯阳的女儿克拉夫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的文章。根据克拉夫季娅的调查，向哥萨克匪帮提供情报，致使夏伯阳遭袭击牺牲的不是旁人，而是夏伯阳的妻子佩拉格娅·叶菲莫夫娜。因夏伯阳长期在外征战，佩拉格娅难耐寂寞，与军械库主任日沃洛日诺夫通奸。夏伯阳发现此事之后，日沃洛日诺夫叛变投奔了匪帮，而佩拉格娅则向他透露了夏伯阳师部的驻地。结果正像书中写到的，夏伯阳师部仓促应战，损失惨重，夏伯阳本人也中弹牺牲。

特将此段记录于此，以解读者及历史之谜。一代英雄死于自己妻子之手，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目 录

一、工人支队	1
二、平原	16
三、乌拉尔斯克	32
四、亚历山大罗夫盖	42
五、夏伯阳	51
六、斯洛米欣斯卡亚战斗	69
七、途中	100
八、攻打高尔察克	124
九、战斗之前	136
十、向布古鲁斯兰进军	147
十一、到别列别依之前	183
十二、前进	225
十三、乌法	248
十四、解放乌拉尔斯克	266
十五、结局	275

一、工人支队

在这个拥挤不堪的车站上，人，黑压压的一片。月台上，长长的一排红军战士，用力地阻挡着来自四面八方赶来送行的情绪激昂、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是一支由伏龙芝征集来的工人支队，今晚奉令攻打高尔察克。新兵们全副武装，但稚气可掬、笨手笨脚的样子，让人看着是那样的可爱。他们有的人还是第一次穿军大衣呢！鼓鼓囊囊的活像个发面团的军大衣裹着他们矫健的身躯，有的一点也不合身，看上去别别扭扭，有点滑稽，但他们个个飒爽英姿。瞧这个用皮带扎得活像个“高脚杯”的小伙子，看着真像透不出气的样子，但走起路来却出奇地响：鞋后跟每踏到地上总要发出噔噔的声响；再瞧那一位，一副悠然自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刺刀斜挎在腰带上，一只手紧握刀柄正煞有介事地和旁边的一位谈着什么；另一位，左边一把手枪镶在腰间，右边腰上几颗瓶状手榴弹整齐地摆着，一条蛇一般的子弹袋紧缠腰间，正威武地踱着方步来回往复于这长长的月台，不时地看看周围的人群，似在炫耀着自己的八面威风。

黑压压的前来送行的人群，心情格外地轻松和自豪，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些可爱的新兵，表达着他们的祝福和期望。

“老弟，别看他们年轻，可打仗这玩意儿，一学就会，他们一定能学会的……一到前线，准能学会他妈的打仗那玩意儿……”

“是吗？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伸长了脖子往前看。

“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啊！看捷连季，都快认不出来了，想当年

他在熔铁车间当焊接工的时候，满身油污，活像刚从油井里捞出来似的。看如今……神气着哪！……”

“是，你看他那神态：走起路来两手叉腰，神气极了；再看那军刀，只有将军才有资格佩带那种型号的，看那样子，生怕被人夺去似的，爱惜着哪！”

“捷廖什！”有人开玩笑似地朝他大声嚷道，“快把军刀藏到口袋里吧，小心让哥萨克给抢走！”

身旁的人们紧跟着都大笑起来。

“小心，别让你妈拿去当菜刀用了……”

“捷连季，小心别摔了跤把宝刀弄折……”

“小心，别让小手指碰在上面，弄飞了……”

“哈，哈，哈……”人们又是一阵大笑。

捷连季·博奇金曾经是个纺织工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密密地长着一头棕黄色的头发，脸上偶尔有几点雀斑。听着人群中这些戏谑的话，一向稳重得好像个大姑娘的他，不觉害臊起来。他涨红着脸，目光温顺地、充满善意地望着这些可爱的乡亲，并匆忙握住已经歪在一边的那把军刀……

“小心，我……我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他郑重地威吓着周围的人，但是，脸上掩饰不住的笑容又使他露了馅，人群中又是一阵大笑声和喝彩声，这回，他真的不知该怎样“对付”这些连珠炮似的玩笑和俏皮话了。

“我们正等着呢，来吧！……”那些打趣他的人又禁不住大笑起来，“来，新兵蛋子，给你几粒瓜子嗑嗑吧！哎，看你那军大衣，大概是从牛犊子身上扒下来的吧，……啊哈、哈、喝、喝……”

捷连季微笑着朝车厢走去，与那些熙熙攘攘的红军战士很快融为一体，

几乎是人们的惯用方法了，只要看到笨拙可爱的战士，总有或多或少的玩笑话朝他袭来。有时是刺耳的嘲笑声和令人捧腹大笑的俏皮

话，并有一本正经的交谈杂于其间。人变得出奇地敏感，情绪犹如大海波涛一样起伏不定。话题也跟着情绪走，忽隐忽现，忽明忽暗，只有这时，人们才真正体味出人的思想与周围的环境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人们三五一伙，言语相杂，谈论声不绝于耳：

“只要需要，即使是地狱里的魔鬼，我们也能把它弄出来！有人老是埋怨，这也没有，那也没有，鞋子、大衣、枪支弹药都没有。可是看看这些战士，我们不是将他们装备起来了么！已装备了整整上千人……”说话人有意识地指了指车厢里的红军战士，自信地说。

“你看装备了多少！”

“上千人！我猜至少有上千人。听说还要继续征集，直到征够为止。哎，人嘛，只要努力，终会有收获；只要想干，总能干成。现在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地做，说空话于我们没有丝毫意义……”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旁边的人插了一句，声音低沉而嘶哑。

“怎么能不危险？高尔察克那伙狗娘养的到处煽风点火，连马拉尔那边都有了动静……”

“唉，是啊！”旁边一位瘦小枯干的老人禁不住叹息道，他满脸皱纹，穿一件女式短棉袄，寒风吹来，不禁瑟瑟发抖。

“的确，我们目前的处境很糟！”有人抱怨着，声音郁闷，缺少自信。

“可是毕竟事在人为嘛！眼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一努力，就有上千名小伙子加入军人的行列！干，才是最重要的！……报纸上报道说，军队里非常缺少工人——他们个个精明能干，无人能比。帕夫卢什卡·洛帕里就是明显的例子，小伙子有头脑，有力量，干啥啥行，棒得很！”

“说的是，可是……”

“不仅男同志如此，女人也不甘示弱嘛！看看那个叫玛尔富什卡的，人称‘皮夹克’，可不一般，连一般男人和她相比也逊色三分！”

恰巧玛尔法从旁边走了过来，听到有人议论自己，立刻走到他们

跟前。她曾经是纺织工人，宽宽的肩膀，大大的脸蛋，一双大大的蓝眼睛看上去炯炯有神，快三十五岁的人了，可看上去显得那么青春靓丽，一身崭新的军装，新裤子、新军上衣、新靴子像镶嵌在她身上似的，合适而匀称。一头短发，一顶军帽顺势扣在后脑勺上。

“你说我！”说话间她已站在了说话人面前。

“我可没说你，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玛尔法，我说的是‘皮夹克’，那个像匹没上鞍的野马似的娘们儿。”

“你敢说我是匹野马？”

“那说你像什么呢？”突然，说话人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用近乎过于正经的话语改口道：“我说你像……太像个军人了……我是真的这样认为的。”

“像也好，不像也罢，反正……”

“反正是应该……”，他稍停了片刻，“你那事怎么样啦？”

“啥事？”

“家中那些事呗！”

“家中的事，那简单……”玛尔法两手一摊，“孩子都送孤儿院了。不这样也没办法。”

“不送那儿还能送往哪儿呢？……”说话人一副同情的表情，声音凄凉而无可奈何，然后又以安慰的口气说道：“不过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照顾好这些可爱的孩子的，我们留下来，这是我们的义务……而且，说不准哪天我们还会在战场上相见呢！你说呢？”

“也许会的……”玛尔法深深地点了点头，“国难当头，毫无疑问……光靠一两个支队是绝对不成的，祖国需要更多的人去捍卫！”

“看来，车上的小伙子们有点……”说话者顺势把头朝向车厢那边。

“有点什么，”玛尔法接过了话茬，“这些兵崽子早就等得不耐烦了，都盼着早点出发呢。出发，出发，说了千遍就是不见动静。喂，安德烈耶夫，又听见新的消息了吗？”安德烈耶夫，正朝自己的方向

走过来，她忙上前问道。

安德烈耶夫走了过来。他现年二十三岁，曾在彼得堡当过钳工，后又到伊万诺沃工作。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一副苍白的面孔，细长的身材匀称而灵活，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裹在身上，头上戴着一顶尖顶军帽。说话间，他已来到了玛尔法的面前，只见他鞋后跟哧地一碰地，然后板板正正地行了个军礼，从那双深蓝色的大眼睛闪出明亮而智慧的光，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面前的一切。

“我郑重向长官报告：四十分钟后火车出发！”

玛尔法扯了扯他的袖子，说：

“和大家道个别吧！大家都在等着你呢，都希望和你分别前说句话。克雷奇科夫，哎！这兔崽子又跑到哪儿去了？”

安德烈耶夫重又端正地行了个军礼，仍然用同样的口吻一字一句地报告说：

“报告长官：他正用茶水涮肚子呢！”

“你这小鬼，净胡闹，看你把我当做什么将军啦！……”

安德烈耶夫立刻换了另一副笑脸，用他那本来清脆的嗓音说道：

“玛尔富什卡……”

“啊？”

“亲爱的玛尔富什卡，你自己要不要……嗯！”

安德烈耶夫撅起嘴唇，瞪大眼睛，富有表情地做了个鬼脸。

“要什么？”玛尔法瞅了他一眼。

“想不想跟大伙说上几句？”

玛尔法缄默无语，没有作答，只是踮起了脚尖，沿着众人的头顶向前望去

“瞧，他们都来了，大概……”

站在旁边的人也都紧跟着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极力地朝玛尔法指的方向望去：一行三人在众人的簇拥下缓缓地朝他们走来。洛帕里最引人注目。他又瘦又高的，在众人的拥挤中左右摇摆，站立不稳，

像要摔倒。他一头又黑又长的头发，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透着睿智和聪颖。

走在他身旁的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她叫叶连娜·库尼奇娜，生就一副可爱的面容，讲起话来简明扼要，条理清楚，颇有水平。她常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她头上没有戴尖顶军帽，只是用一块“头巾”包住，身穿一件黑色的薄大衣。在阵阵寒风中，她的脸色显得苍白而凄冷，但是内心的兴奋与激动却时时地从她那严肃的表情中流露出来。

紧挨着叶连娜的是费多尔·克雷奇科夫。这位不久前刚从莫斯科赶来的小伙子，因事而被迫在该地停留了下来。他不是工人，因而连纺织的活也不会干，只是通过东奔西跑打游击的方式给人家辅导功课来赚些钱勉强糊口。可是，在大学校园里受过正规训练的他很快就在革命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除此之外，他的雄辩的口才使他的演讲总是显得热情洋溢，充满着智慧和力量。他能把浅显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令人折服，因而深得工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库尼奇娜、克雷奇科夫和洛帕里在月台内出现又引起人们的一番议论：

“看样子，讲话要开始了。”

“火车快出发了吧！……”

“该回去休息了，我们过去道个别吧！”

“为简便起见，吻别一下就算了。”

“听，铃响了！”

“是预备铃吧！”

“是的！”

“十二点整发车……”

“是的，他们就是要在深夜才出发。”

人群的衣着真是千奇百怪，风格各异。有的穿着满是油污的短

衣；有的穿着破烂的短皮袄，皮领子因岁月的流逝已经褪色，本已短短的袖子，胳膊肘处也都磨破了；有的则穿着厚呢料、呢绒料或用皮子等做成的黑色短夹克。

这是一个小车站，而拥挤的人群却远远超出它能容纳的范围，于是在栅栏、窗台上、车站旁房顶上多出了许多机灵的脑袋，居高临下地探着头，瞪大了眼睛看着挤成一团的人群；车厢门扶手上也有人蜷曲着身子抓着它；有的则抓着行李架；有的占据了车厢的过道；甚至车顶上、扶梯上、车厢门口的踏板上……到处都挤满了人。大家朝向讲话人的方向挤，于是就使得本已拥挤的小车站更不堪负重，人群中尖叫声四起，喘着粗气和挤得满头大汗的人们相互谩骂着。终于，克雷奇科夫出现在那箱子上——这是讲话专用的——还是穿着那件“战利品”——那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他没有戴手套的手，终究抵不住这严寒，每每把那近乎冻僵的通红的拳头放在嘴上哈着气，或者插在口袋里、放在怀里来取暖。他几天来事事都要亲自动手，连续的奔波。过度的挑灯夜战，使本已疲惫不堪的他消瘦了许多，脸色更加苍白了。他讲话的声音一向清脆而响亮，今天却显得嘶哑而低沉，就像从洞穴里发出的嗡嗡声。

第一个发言的是克雷奇科夫，今天，他要代表工人支队向前来送行的纺织工人们作告别前的讲话。天实在太冷了，看着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人们，他只好简明扼要，长话短说了。

费尔多心情沉重地环视着周围黑压压、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最边上的人都挤到有几盏瓦斯灯照明的广场外边去了。人，一个挨着一个，一片挨着一片，淹没在无边的黑夜里；就要和这些可敬的人们分别了，别离的痛苦一次次重击着他本已凄苦的心情，他不愿离开这些可敬可爱的人们，心情很沉重。人群中寂静无声。

“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我还能活着回来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重归这可爱的故土呢？……何时再回到这里，像从前一样对群众发表演讲呢？”

克雷奇科夫一遍遍想着，心中一阵阵惆怅，以至于自己简短的演说也未构思出来。只听见他高声喊了起来，声音出奇的高，在这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工人同志们！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了，只有几分钟，最后一遍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正式分别了，我代表工人支队的战士们向你们说声再见了！谢谢你们！同志们，记着我们吧！记着我们为着祖国而进行的斗争。同时，我也期望你们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我会常派人与你们通信联系。我们随时需要取得你们的帮助，常送些钱来帮助我们的战士。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尽管我们目前处境艰难，可前线更难。挨饿受冻的前方战士又何尝不在思念抛在家中的妻子和儿女，何尝不在盼着他们的亲人摆脱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的生活。乡亲们，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关心和照顾。我们打仗行军，毫无疑问，会有人流血和惨死……可是，一旦我们得知离开我们的亲人在后方饥寒交迫，生活困苦却无人问津，我们的痛苦将会是双倍的，……即将分别了，我衷心期望你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你们都是纺织工人，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在伊万诺沃织的布越多，我们在乌拉尔、奥伦堡的白雪皑皑的草原上就愈暖和，只要你们的布运到的地方，都会暖和起来。同志们：努力工作吧！战争的胜利不仅要靠我们的刺刀，你们的劳动也是不可缺少的！我坚信，我们还会相见的，上帝保佑我们，伟大的正义战争会保佑我们。我们可能会血洒疆场，但是我们不会悲伤，革命总是要流血的，革命不计较个人的牺牲，再见了，再见了我亲爱的同志们，我代表工人支队的全体战士向你们作最后的道别……”

白雪皑皑的草原上风雪在怒吼。人们哭喊着，天地为之动容。

“再见吧，同志们！……一路平安，我们等着你们的归来！”

许久，哭喊声渐渐平息了下来，一片寂静，每个人脸上挂着悲哀的泪水，终于，人群中渐渐又有了一些躁动：

“叶连娜……叶连娜来了……库尼奇娜……”

叶边娜·库尼奇娜已站到了大箱子上，她那一双美丽的、浅褐色的眼睛陷得更深了，变得更黑了。只见她很麻利地用手掠了掠面颊和两鬓的头发，把散垂在头巾外面的几绺头发掖好，然后用双手把头巾压紧。

她说话了，但是声音是那样的低沉，像是自言自语：

“同志们！”

人群中鸦雀无声，人们都探着头听着。

“同志们，要分手了，我要向大家说几句话。我们那里是前方，而这里呢，是后方，可是，前方和后方不可分离，谁也离不开谁。眼下，我们前后方的互相支援是十分重要的。同志们，后方的太平、安稳对我们战士来说就是定心丸，只要你们平安，什么困难也吓不倒我们。若是后方出了问题，那我们这些前方的战士还有什么心思去打仗？两年来，我们吃尽了苦头，这些苦难道是白吃的吗？不，不会的，同志们，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妇女也去了前线，仅我的这个支队，就有二十六个女兵。我们深深懂得，国家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妇女也应该上前线。这就是我最想说的话！支队的全体女同胞们——你们的母亲、妻子、女儿、姐妹、未婚妻、女朋友——要我代表她们向你们致以最后的敬礼。同志们，再见吧！振奋你们的精神……”

由衷的欢呼、充满激情的誓言自下面阵阵响起，该是出于对她那充满智慧和力量的感人至深的话语的回应！

“嘿，叶连娜，你满可以做个大部长啦！这个婆娘，做起事来简直就是一台机器。”

这时，人群中一位上身穿黄色短皮袄，头戴油污便帽，脚穿毡靴的老纺织工人挤了过来，慢慢地爬到了箱子上。岁月的沧桑已在他本已干瘪的脸上划下一道道深深的印痕，嘴唇微微翕动着，发出模模糊糊的声音，眼睛湿湿的但却闪着光亮，那充满乐观的面庞上，泛起了一阵阵欢天喜地的浪花。

“好，我们要回营……要回营……”，他稍稍停顿了片刻，然后忽然摘掉了帽子，露出斑斑白发，“我们把你们装备起来，我们知道图个啥，我们知道，你们可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兴许你们再也不能够回来。孩子们，说不难过，那是假话，但是我们会理解你们的心，该走了，就走吧！既然祖国需要你们去，你们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而且一定不要给自己的事业抹黑，这是咱们的大事啊！我只希望你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想想我们，想想家中的亲人，哪怕能带去一点点慰藉和轻松！我们向你们保证，你们的妻子，儿女，我们绝不会忘记，我们将尽最大力量关心和照顾他们，而且，这个忙是一定要帮的，一定要帮的！帮也是为着打仗嘛，不这样是不行的啊！……”

老人庄重地摊开两手，心情忧郁但声音清晰而洪亮：

“不管怎么样，已无路可走！”

然后，他站了一会，想再说些什么，可是，终于没有说出什么，只是把手一甩，迅速地把帽子扣在那有着几丝稀疏白发的头上，正欲离开时，忽然用响亮有力的声音喊道：

“再见吧！孩子们，兴许……根本……”老人泪如泉涌，汨汨而出，那颤巍巍的悲泣声恰似一道强烈的电流迅速地穿过人群。

“也许，也许……什么事都会发生的。战争嘛，有什么办法，战争说不定……”

老人泣不成声，泪水从他那湿润的眼眶里涌入他那深深的皱纹里。老人只是用那短皮袄的袖子擦了几把，泪水抹了一脸。许多人都哭了，其中有些人向正从箱子上下来的老工人喊道：

“说得对，老爷爷！说得对，老人家！”

老人从箱子上已走了下来，箱子上空无一人了。这时，人群的上空忽然响起了第二遍铃声，清脆而响亮，划破了夜空。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克雷奇科夫最后一个跳上了箱子。